

中國語文叢書

方言和普通话丛刊

第一本

陈慧英 白婉如等著

081

中國語文 社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語言學

方言和普通話月刊

第一卷

一九三四年一月

中國語言學社出版

上海南京路

中國語文叢書

方言和普通話叢刊

第一本

陳慧英 白婉如
張兆鈺 高文達
馬鑒伯 等著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集有关方言和普通話的文章五篇：1. 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較；2. 济南音和北京音的比較；3. 官話区方言尖团音分合的情况；4. 汉语方音的几个問題；5. 方音和北京音对应規律的教学。这些文章是學習普通話和研究方言的重要參考資料。

中国語文叢書
方言和普通話叢刊

第一本

中国語文杂志社編

*

中 华 書 局 出 版

(北京寬总布胡同5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中华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16 · 11 1/2 印張 · 195,000字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定价：(9) 1.30元

統一書號：9018.28 58.3, 溥型

方言和普通話叢刊

卷 頭 語

这个叢刊主要集印一些地点方言的材料，特别是語音材料，注重方言和普通話在語音方面的对应关系，所以定名为“方言和普通話叢刊”。

为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全国各省市正在大力开展汉语方言的普查工作。我們希望这个叢刊里所发表的方言材料及其整理方法可以供各地区方言普查的参考。

关于各地方言普查的工作情况，各地推广普通話的教学問題，本刊也酌量登載若干报道或短文。这方面的文字只能占很少的篇幅。

这个叢刊是不定期的，初步計劃在今明两年內編印两本或三本。編出两三本以后就停刊。我們相信，在全国方言普查工作完成之后，各省市一定要出版許多調查报告，发表大量普查材料，各地区学习普通話的讀物也都会陸續出来了。所以这个《方言和普通話叢刊》是沒有長期編印的必要的。

盼望各地区的同志們給这个叢刊多提意見。

編者 1956年12月

方言和普通話叢刊

第一本

总目 录

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較(附常用詞、詞組、短句对照)·····	陈慧英 白婉如 (5)
济南音和北京音的比較·····	張兆鈺 高文达(103)
官話区方言尖团音分合的情况·····	(141)
汉语方音的几个問題·····	(149)
方音和北京音对应規律的教学·····	馬鑒伯(175)

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較

陈慧英 白婉如

目 录

引言	7
第一章 广州音	8
一 广州的声母	8
二 广州的韵母	9
三 广州的声調	12
四 文白的分別	14
第二章 北京音	15
一 北京的声母	15
二 北京的介音	17
三 北京的韵母	19
四 北京的声調	22
第三章 广州音和北京音的对应关系和对照字表	23
一 广州和北京声調的对应关系	25
二 广州和北京声母的对应关系	29
三 广州和北京韵母的对应关系和对照字表	34
附录 广州北京常用詞、詞組、短句对照	89



引 言

广州話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值得作詳細的調查研究。本文发表的只是材料的一部分，分成三章。第一章是广州音。第二章从广州人学北京話的观点，大略說說北京音的情况。第三章是广州音和北京音的对应关系和对照字表。对应关系分成声調、声母、韵母三部分。对照字表以韵为序，所以和韵母对应关系排在一起。末了附广州北京常用詞、詞組、短句对照，共約四百条。

本文的作者同时也是发音人，陈慧英是广州人，从小生長在广州，能說地道的广州話。白婉如是北京人，曾經長期住在广州，能說地道的北京話和广州話。本文所記广州話，根据作者平常說的或讀書时用的。如“朽”字讀 neu⁴；“糾”字和“斗”字同音，讀 teu⁴；“狂”字讀 k'ɔ:²ŋ⁴，不讀 k'uɔ:²ŋ⁴之类，有些讀法是以前的字典沒有的(如“狂”字《粵音韵彙》和 E. J. Eitel 的《广州字典》都有 u 介音)。

本文写作时，曾經參攷赵元任的《粵語入門》，黄錫凌的《粵音韵彙》，E. J. Eitel 的《广州字典》。

第一章 广州音

一 广州的声母

广州有十六个声母,如下表:

p	p'	m	f
t	t'	n	l
ts	ts'	s	
k	k'	ŋ	h

p、p'、m 是双唇音,发音和北京 ㄅ (p)、ㄆ (p')、ㄇ (m) 大致相同。

p 是不送气清塞音,例如“半、别”。

p' 是送气清塞音,例如“怕、盘”。

m 是濁鼻音,例如“門、微”。

f 是齿唇清擦音,发音和北京 ㄈ (f) 相同,例如“飞、飯”。

t、t'、n、l 是舌尖音,发音时舌尖对着上齿龈前部,和北京的 ㄊ (t)、ㄊ' (t')、ㄋ (n)、ㄌ (l) 大致相同。

t 是不送气清塞音,例如“到、道”。

t' 是送气清塞音,例如“太、同”。

n 是濁鼻音,发音时口腔不通气,例如“男、女”。

l 是濁边音,发音时舌头的边上通气,口腔不通气,例如“藍、呂”。

广州多数人分 n、l,“男”、“女”是 n- 声母,“藍”、“呂”是 l- 声母。少数人不分 n、l,“男”和“藍”同音,“女”和“呂”同音,一般都是 l- 声母。本文依多数人习惯分 n、l。

ts、ts'、s 是帶有舌面色彩的舌尖音,发音时舌尖对着下齿背,前舌面微微向齿龈前硬顎隆起。ts 是不送气清塞擦音,例如“精、就”。ts' 是送气清塞擦音,例如“秋、財”。s 是清擦音,例如“修、食”。广州 ts、ts'、s 的音值,介乎北京 ㄘ (ts)、ㄘ' (ts')、ㄙ (s) 和 ㄗ (tɕ)、ㄗ' (tɕ')、ㄝ (ɕ) 之間。

k、k' 是舌根音,发音和北京《(k)、ㄅ(k') 大致相同。k 是不送气清塞音,例如“九、旧”。k' 是送气清塞音,例如“誇、旁”。

ŋ 是舌根濁鼻音,相当于旧注音字母 ㄣ(ŋ),例如“我、硬”。

h 是喉清擦音,例如“开、紅”。(北京 ㄆ(x) 是舌根清擦音。)

广州零声母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拿介音短 i、短 u 起头,或主要元音長 iː、長 uː、長 yː 起头(这些高元音决不能拼 ŋ- 声母);还有一类拿别的元音起头,这些字有人讀 ŋ- 声母。拿長 iː 作主要元音的例如“衣、演”,拿長 uː 作主要元音的例如“湖、回”,拿長 yː 作主要元音的例如“魚、月”,拿短 i 作介音的例如“因、友”,拿短 u 作介音的例如“弯、混”,拿其他元音起头的例如“安、屋”。

广州人在 ŋ- 声母的使用上也不一致。广州 ŋ- 声母和 O 声母不能区别字。有的人 ŋ- 多 O 少,有的人 ŋ- 少 O 多。本文的写法是逢阳調(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写 ŋ- 声母,逢阴調(阴平、阴上、阴去,上入,中入)写 O 声母。換句話說,本文写 ŋ- 的有人讀 O,本文写 O 的也有人讀 ŋ-。不过有些字的讀法是固定的,比方“鉤”字总是讀 ŋ- 声母阴平;加在称呼前头的“亞”[aːɿ] 总是讀 O 声母阴去(亞三、亞四、亞陈、亞王、亞叔、亞孀)。这里的零声母字不包括拿介音 i、u 和元音 iː、uː、yː 起头的字,广州的 ŋ- 决不和这些高元音拼。

二 广州的韵母

广州有五十一个不帶介音的韵母,如下表。表上第一橫行都是單元音作韵母,沒有韵尾。其他同一橫行的韵尾相同,同一豎行的主要元音相同。

广州韵母表

aː	ɛː	œː	ɔː	iː	uː	yː
馬	写	靴	火	字	古	树
aːi	ei	ei	ɔːi		uːi	
街	雞	飞	海		配	
aːu	eu			ou	iːu	
飽	走			布	叫	
		øy				
		去				

aɪm ɐm		iɪm
三 心		念
aɪn ɐn	ɔn ɔɪn	iɪn uɪn yɪn
山 新	春 汉	見 官 短
aɪŋ ɐŋ eɪŋ eŋ œɪŋ	ɔɪŋ oŋ	
棚 朋 餅 兵 想	方 风	
aɪp ɐp		iɪp
杂 急		接
aɪt ɐt	ɔt ɔɪt	iɪt uɪt yɪt
法 笔	出 割	別 活 雪
aɪk ɐk eɪk ek œɪk	ɔɪk ok	
白 北 踢 力 脚	落 木	

广州 m 和 ŋ 可以自成音节。m 自成音节只有一个“唔” mɿ 字。ŋ 自成音节的例如“吳” ŋɿ、“五” ŋɿ、“誤” ŋɿ。(广州 uɪ 韵母不和 m、ŋ 拼。自成音节的 m 可以認為是 muɪ, 自成音节的 ŋ 可以認為是 ŋuɪ。)

广州帶 i 介音的韵母有十八个:

iaɪ 也	ieɪ 野	iei 曳	ieu 有	iøy 銳	iem 飲
ien 恩	iøn 潤	ieɪŋ 贏	ien 英	ieœŋ 讓	ioŋ 用
iep 入	iet 日	iaɪk 喫	iek 益	ieœk 葯	iok 肉

广州帶 u 介音的韵母有十五个:

uaɪ 瓜	uoɪ 过	uaɪi 怪	uei 貴	uaɪn 关	uen 群
uaɪŋ 橫	ueŋ 轟	uoɪŋ 光	ueŋ 永	uaɪt 滑	uet 屈
uaɪk 或	uoɪk 国	uek 域			

广州的元音分長短, 長元音有七个:

aɪ eɪ œɪ ɔɪ iɪ uɪ yɪ

这七个長元音可以单独作韵母, 也可以帶韵尾。广州短元音有七个:

ɐ e ɔ o

i u y

ɐ、e、ɔ、o 四个短元音不能单独作韵母, 必須帶韵尾, i、u、y 这三个短元音中, i 和 u 可以作介音, 也可以作韵尾, y 只能作韵尾, 不能作介音。

广州 iɪ、uɪ、yɪ 作主要元音的时候一律是長的, 如“鹽” iɪmɿ、“叫” kiɪuɿ、

“姑” ku:ŋ、“回” u:ɿ、“官” ku:ŋ、“雨” y:ɿ、“船” sy:ŋ。i、u、y 作韻尾一律是短的，如“街” ka:ɿ、“敲” ha:u、“水” səyɿ。廣州 y 不作介音用，i、u 作介音用一律是短的，如“一” ietɿ、“瓜” kua:ɿ、“誇” kʰua:ɿ、“話” ua:ɿ。廣州的 i 介音只能拼零聲母，前頭不能再拼輔音聲母。並且 i 介音和韻母的配合關係，大体上同 ts、tsʰ、s 聲母和韻母的配合關係一樣。所以單就廣州語音而論，i 介音可以認為是聲母，“一”是 i 聲母拼 et 韻。（至於“鹽” i:mɿ 一类拿長 i: 作主要元音的字，只能分析成零聲母拼 i:m 韻。）廣州的 u 介音只能拼 k、kʰ、ŋ 三個聲母，不能拼其他聲母。單就廣州音而論，u 介音也可以認為是聲母，“瓜”是 ku 聲母拼 a: 韻母，“誇”是 kʰu 聲母拼 a: 韻母，“話”是 u 聲母拼 a: 韻母。（“烏” u:ɿ、“碗” u:nɿ 一类拿長 u: 作主要元音的字，只能分析成零聲母字。）本文為了和北京音比較起來方便，i、u 介音不認作聲母。i、u 作介音也不採用 j、w 寫法。

廣州除元音韻尾外，還有 m、n、ŋ 三個鼻音韻尾，p、t、k 三個塞音韻尾。元音韻尾限于平上去（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沒有相配的入聲（上入、中入、陽入）。鼻音韻尾限于平上去，相配的入聲是收塞音 p、t、k 韻尾。

下文簡單說明元音、介音和韻尾的讀法。

a: 是央低不圓唇長元音，和北京 ʌ(a) 相近。例如“花、大、闊、貪、山、冷、答、滑、白”。

e: 是前半低不圓唇長元音，和北京 ɛ(e) 相近。例如“蛇、病、石”。

œ: 是前半低圓唇長元音，例如“靴、窗”。

o: 是後半低圓唇長元音，例如“波、代、寒、望、割、學”。

i: 是前高不圓唇長元音，和北京的 i 相近，逢零聲母起頭略帶摩擦。例如“衣、笑、店、面、叶、跌”。

u: 是后高元音，嘴唇略圓，舌位和北京的 u 相近，嘴唇沒有北京那麼圓。例如“姑、杯、本、闊、胡”。廣州 u:ɿ、u:nɿ、u:t 三韻逢零聲母起頭略帶摩擦，u: 韻逢零聲母下唇上齒微微接觸。

y: 是前高圓唇長元音，和北京 ʏ(y) 相近，逢零聲母起頭略帶摩擦。例如“住、元、說、魚”。

ɐ 是央低不圓唇短元音，舌位比長 a: 略前略高，一定帶韻尾。例如“西、九、金、分、能、七、則”。

e 是前半高不圓唇短元音，舌位比長 e: 高的多，一定帶韻尾，ei 和北京 ɿ(ei) 相近。例如“悲、丁、食”。

ø 是前（偏央）半高圓唇短元音，舌位比長 œ: 偏央，並且高得多，一定帶韻尾。

例如“句、唇、律”。

o 是后半高圓唇短元音，和北京 ɛ(o) 相近，一定帶韻尾。例如“抱、公、福”。

i 介音和 u 介音都是短的，i 介音略帶摩擦，u 介音逢零聲母上齒與下唇微接，略帶齒唇性的摩擦。

廣州除開尾韻（沒有韻尾）外，有 i、u、y、m、n、ŋ、p、t、k 九種韻尾。短元音韻尾較強，長元音韻尾較弱。例如“斤” kɛn 是短元音，韻尾強，“間” ka:n 是長元音，韻尾弱。

為簡單起見，下文一律省去長元音的長號，把

a: e: œ: ɔ: i: u: y:

七個長元音分別寫成

a e œ ɔ i u y

只要記住 a、e、œ、ɔ、y 永遠是長的，i、u 作主要元音時也是長的就行了。（我們的寫法是用音質的不同包含音長的不同的。反過來，也可以用音長的不同包含音質的不同，如長 a: 寫成 a:，短 e 寫成 a。）

三 廣州的聲調

廣州話有九個聲調，其中五個是陰調，四個是陽調：

陰調

陰平	陰上	陰去	上入	中入
˥	˨˩˦	˨˩˦	˨˩˦	˨˩˦
53	35	33	5	33

陽調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	˨˩˦	˨˩˦	˨˩˦
21	23	22	2, 22

平上去（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沒有塞音韻尾字，入聲（上入、中入、陽入）限于塞音韻尾字。此外有兩個變調，本地人叫“變音”：

高平變調 高升變調

˥˥	˥˥
55	35

阴平是高降調，調号是 ˩(53)。例如“知、梯”。

阳平是低降調，調号是 ˨(21)。例如“旁、扶”。

阴上是高升調，調号是 ˨(35)，和北京話阳平相近。例如“椅、走”。

阳上是低升調，調号是 ˨(23)。例如“五、有”。

阴去是中平調，調号是 ˨(33)。例如“菜、愛”。

阳去是低平調，調号是 ˨(22)。例如“汗、住”。

上入(上阴入)大致都是短元音字，是高平調，調号是 ˩(5)。例如“失、竹”。

中入(中阴入)大致都是長元音字，是中平調，調号是 ˨(33)。例如“鉄、踢”。

阳入又称下入，是低平調，元音有長有短，短元音調号是 ˨(2)，長元音調号是 ˨(22)。例如“入、活”。

高平变調是高平調，調号是 ˩(55)。大部分阴平字可以讀高平变調，有一部分阳平字和个别阴上、阳上、上入的字也可以讀高平变調。

阴平調的動詞，讀高平变調时成为名詞的例如“用梳梳头”，第一个“梳”字是名詞，讀 sɔ˩，第二个“梳”字是動詞，讀 sɔ˩。很多阴平的名詞都讀高平变調，例如“春天” ts'ən˩ t'in˩、“初中” ts'ɔ˩ tsoŋ˩、“燒雞” siu˩ kɛi˩ 等。阳平讀高平变調的例如“姨媽”的姨讀 i˩(阳平)，“亞姨”的“姨”則讀 i˩(高平变調)。“琉璃”的璃讀 lei˩(阳平)，“玻璃”的璃讀 lei˩(高平变調)。阴上字讀高平变調的例如“姐夫”的姐讀 tse˩(阴上)，“家姐”的姐讀 tse˩(高平变調)。阳上字讀高平变調的例如“馬尾”的“尾”讀 mei˩(阳上)，“手指尾小拇指”的“尾”讀 mei˩(高平变調)。上入讀高平变調的例如“黑” hak˩(元音由短元音 e 变为長元音 a)。

高升变調是高升調，和阴上的調值相同，調号是 ˨(35)。

阴去、中入和全部阳調(包括阳入)的字都可以讀高升变調。阴去的動詞讀高升变調时成为名詞的例如“墊牀”的“墊”讀 tin˩(阴去)，“椅墊”的“墊”讀 tin˩(高升变調)。其他如“針綫”的“綫”讀 sin˩(阴去)，“鉄綫”(鉄絲)的“綫”讀 sin˩(高升变調)。阳平变高升变調，变調后意义不同的例如“白糖”的“糖”讀 t'ɔŋ˩(阳平)，“牛奶糖”的“糖”讀 t'ɔŋ˩(高升变調)。其他如“天鵝”的“鵝”讀 ŋɔ˩(阳平)，“燒鵝”的“鵝”讀 ŋɔ˩(高升变調)。阳上变高升变調，变調后意义不同的：例如“男女”的“女”讀 nøy˩(阳上)，“三个女”的“女”讀 nøy˩(高升变調)，是指女儿。阳去变高升变調的例如“豆腐”的“豆”讀 teu˩(阳去)，“白豆”的“豆”讀 teu˩(高升变調)。“蛋糕”的“蛋”讀 tan˩(阳去)，“雞蛋”的“蛋”讀 tan˩(高升变調)。中入的動詞讀高升变調成为名詞的例如“用牙刷刷牙”，第一个“刷”字是名詞讀 ts'at˩(高升变調)，第二个“刷”字是動詞讀 ts'at˩。